

情迷
真爱

★ 台湾言情小说
★ 获奖作品 ★

◎ 辛紫媚
著

引郎入洞房



引郎入洞房

辛紫媚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引郎入洞房、台湾辛紫媚著·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02.10

ISBN 7-204-03243-8

I. 辛… II. 引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62245

引郎入洞房

辛紫媚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南宁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 字数:128 千字

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 7-204-03243-8/I·256

定价:9.80 元

辛紫媚 著

引郎入洞房

他娶的「娘子」的手怎么像个男人的手，开放得也不像一个淑女，而且身上却有一股男性气息，使他迷醉。这都要怪他妈，叫他假扮了十七的男儿身，只好对新婚老婆说身体不适，不能「办事」，就不会被发现他其实是个女儿身。没想他「潇洒诸葛」居然要扮成女人，代人出嫁，咦，他的「相公」居然这么害羞，而且身体发出一香味，要不是没有胸，他真会以为他是个女子，没想到他「相公」居然真的是一名女子，这可好，新娘和新郎的身份对调了，爱情也展开了……

第一章

就只剩下七天了！

当这个数字一串进诸葛枫的脑中，他整个人就犹如一只从高空坠落的雄鹰，是如此的挫败、无助。他后悔了一，没事儿去惹诸葛扬那家伙做啥？如今却弄得一身狼狈，里外不是人……不，应该说不是“男人”！

“咳！阿枫，你怎么还不动身？虽然咱们轻功都不错，但从这至滇省的西南王府也得要费些脚程，再说，你还得跟西南王尤棋山商议商议，毕竟，冒充其孙女嫁至延蛟府可不是件小事呀！”诸葛扬一副诡计得逞的窃笑模样，看在诸葛枫眼里，简直是恨得牙痒痒的。

当初他也是无聊，才把惜惜藏起来的，却因此弄得诸葛扬仿佛不将他打入地狱誓不罢休似的。不过，想起诸葛扬在见不着惜惜时，那焦虑、忿恨的德行，倒也是令诸葛枫挺快意的。

“你少在那儿幸灾乐祸了，谁不知道这是你出的馊主意！幸好我这个人向来有‘安定邦国，匡时济世’的精神，所以也只好忍辱负重，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了。”

诸葛枫真的认栽了，不过，在做这事之前，也得先将自己捧高一点，才值得、够本呀！再说，这回突厥复起，对大唐江山的确是一项威胁，身为子民的他，理当为自己的国家尽一点心力，因此，就算他再怎么不高兴、不痛快，遇上这个难方般的危机，还是会尽其所能的力挽狂澜。

“好大的口气，这么说，此次偷取密函的事就得看你的罗？”诸葛扬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正经不少。

“我会全力以赴的，只不过，你这消息正确吗？裘镇我虽不熟，但也曾有一面之缘，怎么看他也不像是个卖国求荣的人。”

诸葛枫道出了他的疑问，犹记得两年前延波挾府所举办的武学比试，诸葛枫因一时好奇报名参加，荣幸得魁，而裘镇之子裘听败居第二，当时裘镇给他的感觉是稳重踏实、虚怀若谷的一位长辈，这和“内奸”两个字，怎么也连不上呀！

倒是裘听这位面如凝脂的男子，也就是他未来的“夫婿”，让诸葛枫挺感兴趣的。大伙都说诸葛枫“美”，却没想到还有男人比他更美，面那个人就是裘听了。

“一个人的好与坏会在脸上吗？”诸葛扬不以为然的说道。

“这也好。反正已决定要‘嫁’给他儿子了，再想这些也没用。”诸葛枫耸耸肩。一想到自己堂堂七尺男儿身，竟要下嫁给一个不及六尺的小男孩，就有份无可奈何的

挫折感。

“那你决定什么时候动身？别再拖罗！”诸葛扬以忽意的神情催促着他。

“知道啦！待会儿就走，我去收拾收拾了。”诸葛枫斜眼了他一眼，烦闷的走进红云洞内。

诸葛扬看着他那颓丧的表情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

“什么事让你那么开心？”他的爱妻韩惜惜步出了洞外。

他亲热的将惜惜搂在怀中，笑意盎然的说：“你看阿枫那张脸像不像‘老太婆的裹脚布’？”

“好啊！你这话要是让阿枫听见了，他可是会跟你来个‘石板上甩乌龟’的哟！”惜惜也卖弄上一句歇后语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硬碰硬呀！”除隋掩嘴一笑。

“好啊！什么时候你也学会考我了？”他轻拧了一下她的鼻尖。

“下回不敢了，总行了吧！”她抚着鼻子说：“你认为阿枫这次的行动会有危险吗？”

“别人我不敢说，但阿枫性情刁钻、聪明，若遇上什么棘手的事，凭他的应变能力，一定会逢凶化吉的。”诸葛扬笃定的说。

“那就好。定，我们去为他送行吧！”惜惜娇呢地拖着诸葛扬往诸葛枫的房间走去。

吉林,延波府

裘昕不安地而后院蹬着步,其步伐之凌乱、急促,不禁也让一旁的奶娘感到焦躁、不安。

再五天,就只有五天,他就要成亲了!

成亲不是一般已达适婚年龄的梦寐以求的事吗?怎么裘昕竟然一副天要塌下来的悲惨状?其为之感冒的模样,可不比诸葛枫好上多少。

31

郎

入

洞

房

从小,他就是延波府的宝,无论到哪儿总有成群的人结队陪伴着。长大后,他更是集所有优点于一身,无论武艺、棋艺,甚至书、画,他都有卓越的成就,唯有两年前的一次比试,他输给了来自赣州的诸葛四郎之一诸葛枫。那次吃亏的情景,他到现在都还难以忘怀,他曾对天立誓,订下三年的时间再次雪耻,他必要扳回他失去的面子。

而今,他已没空关心这雪不雪耻的问题了,光“成亲”这件事就让他一个头两个大,就是算想逃脱也措手不及了。

“奶娘,您去跟爹爹说,我才十七岁,还不急着娶亲呀!请他打消这念头,好不好?”裘昕没法子,只好恳求最疼他的奶娘了。其实,最主要是因为整个延波府上上下下,就只有奶娘知道他的秘密。

“不行呀!少爷,您没瞧见老爷已经嘱咐下人们在那儿张灯结彩,贴子也早就发出去了,来不及了啦!”不是奶

娘爱扯他后腿，所有好人都知道，只要老爷一决定的事，是绝不容推翻，何况是少年成亲这等大事。

这会儿裘昕可急了，“可是奶娘，您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个——”刚要冲出口的话，在看见急忙闯入后院的总管姚天翔时立即打住。

“少爷，老爷请您去一趟大厅。”他非常有礼的说着。

“我爹找我去大厅干啥？”

“这属下就不知了。”

“好吧！你去告诉他我马上就到。”裘昕甩了一下衣袖，不甚快意的说。

“是。”

“老爷一定是要和你商议这次的婚事。”奶娘神情忧虑的望着姚天翔的背影。

裘昕眉头微挽的说：“都已经依他的意思成亲了，还有什么好商量的？简直是多此一举。”

“快去吧！别让你爹等急了，我看事到如今，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”奶娘也无可奈何，只好消极的这样想了。

“裘昕无言地看着奶娘，一串泪珠就这么淌落了下来。他多久不曾在别人面前掉过泪了？十几年来；就算心中有无奈、委屈，也只是在午夜梦回时，他才能以眼泪发泄情绪。

奶娘看得心酸莫名，低声说道：“孩子，十七年了，也委屈你了。”

“奶娘，您别这么说，我早已习惯了。”他凄然一笑，迳自跃上他的坐骑。往大厅的方向驱鞭而去。

“延汲府”乃当今皇上太宗，为了奖赏延波侯裘镇歼灭泥婆罗有功，所命人建造的豪华宅雕，其占地之广令人咋舌不已，光策马绕府一周就需为时半天，更遑论用两双脚走呢！

前院乃为招待宾客、赏花对奕的好地方，花影扶疏，令人流连忘返。小厮及丫环们常在这儿穿梭行走，伺候每日上府来的达官贵客。后院的气氛可就与前院有着天壤之别了，因为它位于延波府最边际之荒凉地带，寂静、冷僻就成了它的代名词，除了几个路过的下人外，极少有人会在那儿出现，但对裘昕来说，此地可是他脱去“少年”这个空壳子最隐密的场所，他可以在这儿嘶喊、叫嚣，以发泄心中的不满。

他用力抽着马鞭，一心怨怒的去见他爹——延波侯裘镇。

“爹，我们退掉这个婚约好吗？”一进大序，裘昕就忍不住提出这个要求。

“为什么？自从我订了这个婚约后，你就老摆张臭脸，是不喜欢尤家的姑娘？还是你另有心上人？”裘镇以浑厚沉稳的声音问着。

“不是的，爹，您不觉得我还太年轻了？让我多玩几年嘛！”裘昕靠近裘镇的身边，决定先来软的试试看。

“成了亲，照样可以玩呀！尤棋山的孙女儿尤小菁很乖巧嫡淑，她会依你的。”裘镇似乎把他的意思给扯远了。

“爹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认为自己还不够成熟，并不适合为人夫。”裘昕力争道。

“那你的意思是要多大？二十还是三十？到那时你都已熟透了，早就没姑娘愿意嫁给你罗！”裘镇半开玩笑的

笑道。纵然他在下人眼前总是不苟言笑、一板一眼的，但在

这唯一的爱子面前，他总是表现一副慈父的面容。

“大不了我一辈子不娶！”这可正合他意。

“这怎么成，我们裘家的香火还得靠你延续下去呢！”

说起这个，裘镇可就板起了面孔，一副不容反驳的坚定口

吻。

“爹！”

“好了，别再多说了！我叫天翔请你过来，可不是要听你说些忤逆的话。我是想亲口告诉你，这个亲你是结

定了，别再摆出一副每个人都欠了你什么的面孔，知道

吗？”裘镇威严的说道。

“爹——”

“别再说了，瞧你婆婆妈妈的，怎么愈来愈娘娘腔了？

你回去好好想想，爹不会为你挑错媳妇的。”

也不待裘昕说话，裘镇便大步离开了大厅，徒留裘昕

怀着一颗志愿不安的心，无奈的面对这即将到来的一 即

使说出“他”其实是个“她”。

“台老爷，外头有人，他自称是诸葛四郎之一的诸葛枫，他想求见您。”看门的小颜忙不迭的进门传话。

“快，快请他进来。”西南王尤棋山已年逾七十，但森自眉下的眼神依然是清瞿有神。

待门房退下不久，一个飘逸、优雅的男子便手摇羽扇幅意潇洒的走了进来，缓缓开口说道：“尤老，我乃诸葛枫，此次前来府上的目的，想必诸葛扬已向您提过了吧！”

“有，有。枫公子。请里面坐。”尤棋山彬彬有礼的招待这位远来的贵客。

诸葛枫演洒自如的走了进去：“我想，客套话咱们就别讲了，现在首要之务就是得针对四天后的婚事做准备了！”

“唉！这次与延波侯的婚事乃为皇上所赐，我们不能违背。偏偏小菁自幼已与南城外范家大少爷有婚约在，两人感情上很不错了，这次皇上的赐婚使小菁成天魂不守舍、以泪洗面，让我看在眼里好生难过。”尤棋山依然的说道，由他此刻的心境看来，才了解到一个曾在皇上面前叱咤风云的人，在面临未来的命运时，是多么的无奈、沉痛。

诸葛枫冷静的观看这一切，却意外的发现尤模山似乎对裘镇通敌叛国的事并不知晓，只是一味地想为他的孙女找个“代替品”。

“你若只是想我个代替品，可以找任何一位姑娘代替呀！我毕竟是个男儿汉，迟早会东窗事发的。难道您不怕犯上欺君之罪？”

“这点我也想过，本来是想找小菁的贴身丫环代主出嫁，但前几个月扬公子凑巧来我这儿，因为我极信任扬公子，也就将此事告诉了他，他连忙说已替我找到人选，那人就是您——枫公子。我本来也觉不要，但扬公子拍着胸脯保证绝对会让事情圆满的。”

龙棋山事前虽不知诸葛扬在打什么主意，如今一见诸葛枫，便从他那美如冠玉的脸孔，窥知一二了。只不过，这洞房花烛夜，总不能靠一张脸骗过去吧！

诸葛枫心中暗骂着：好个诸葛扬！这个臭家伙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？但骂归骂，他也明白得很，若非事情紧急，诸葛扬也绝不会要他来淌这浑水的，尤其是有关圣旨的事。

慢慢地，他已从尤棋山那微盛的眉峰，知道他在想什么了，于是，他笑着说：“尤老不必担心洞房花烛夜，我自想办法。”

哦？龙棋山大嘴圆张，惊讶这年轻人竟会读心术。

“既然枫公子这么说，我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”他只好如此说道。

“若尤老同意的话，我想见一见令孙女儿。要代替人家，总得先探清楚她的喜好、个性，免得日后穿帮。”

“你是说小菁？”

“难不成尤老还不只一位孙女儿？”诸葛枫的语气有些取笑的意味在。

“呃！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看来，这尤棋山像是有些为难。

“怎么，尤老有隐情？”

“我……我们小菁已离家出走了。”他豁出去了，一口气说了出来。

“我也是前些日子才发现的，她已与范家太少爷私奔了。”说到这儿，尤棋山直感丢人现眼且无地自容。

“可真是敢爱敢恨呀！”诸葛枫淡然一笑。

“公子可别见笑了。”活到这么一把年纪，还碰上这等事儿，令他磋叹不已。

“不敢，坦白说，我倒还挺佩服她的。”他解释道，接着又说：“既然小菁小姐不在，有些较私人的问题，我只好向尤老您请教了。”

“没问题，只要我知道的，必定全数奉告。”

“是否能到内厅去谈？我担心这儿人多口杂——”诸葛枫提醒着。

“好，请公子随我来。”

继之，尤棋山带领着诸葛枫往他的密室而去。

今几个是十五了，月亮圆圆的高挂在天际，像是知道延波府明几个有喜庆一般，照耀的如此光辉耀眼，可是裘

昕却整个人有如被愁云惨雾笼罩着，大气连连叹个不停，一点也没有新郎官的喜悦模样。

一想起明几个接睡面来的迎亲、拜堂，甚至于洞房……天啊！洞房？！一想起这两个字眼，她的一颗心就七上八下直跳个不停。

该死！从前怎么没想到要去练法术呢？只要念个什么“急急如律令”、“波耶波罗蜜”或“叭咪叭咪”之类的咒语，就可以隐身去了。

唉！这可是她第 N 次的叹息声了。

想想那尤小菁也是个身家清白的闺女，远嫁来这儿却碰上她这种“夫君！”，这不是毁了人家的一生吗？她双手托着腮、侧着头，女孩儿家娇柔百态都在不经意中表露了出来。

“听儿。”奶娘一进门，就忙不迭的将她那托腮的双手拉了下来，“别忘了，你可是裘家唯一的独子，以后这种女人家的动作还是少做。”

“我本来就是女儿身嘛！何必怕别人知道。”憋了一肚子的气，裘昕还是吐了出来。

“孩子，都已经隐瞒了十七年了，你就沉住气，别在成亲的前夕在那儿大声吆喝呀！奶娘捂住她的嘴，在她的耳边轻声提醒她、要她别忘了身处的立场的。

裘昕忿然的扯开奶娘的手，“我明几个就要成亲了，您还要我隐瞒多久？纸是包不住火的！”

奶娘瞧她已快失去理智的模样，赶快安抚道：“如今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，刚才我特地去向老爷打听，听说这位未来的少奶奶端庄贤慧，相信她是个体恤丈夫的女人，你只要告诉她你这阵子身体不适，不适合做那事，不就成了？”

“不适合做啥事儿？”裘昕一头雾水的问道。

“就是……”奶娘支吾其词、不知该从何说起。

也难怪少爷不懂这“事儿”，自幼裘昕她娘就把她当成男儿养，从未告诉过她有关女儿家的事，甚至连“月事”都是骗她说是因为练功的关系，每个月必须排出一些废血，才能滋生出新血。裘昕也就是在这一大堆谎言中过了十七个年头，唯一没骗她的就是在十二岁那年，告诉“他”，其实“他”是个女的。

真的，就这么两个字——女的，其他一律有问“不”答。

唉！只因她娘自从生下裘昕后就不能再生育了，为了保住她在裘家的地位，她只好与产婆及奶娘串通好隐瞒起这天大的秘密。

“就是什么嘛！”裘昕紧追问着。

“哎呀！就是……”奶娘顿了一下，转了个方向问：“少爷，你可知这洞房花烛夜是要做些什么？”

裘昕霎时羞红了脸，怯怯的说：“就是……就是……”

“怎么这会儿变成你在‘就是’个不停呀？”奶娘趁机

椰榆道。

裘听见奶娘如此，于是不服气的说：“说就说嘛！就是…就是两位……两位新人，在新婚的那夜都不……不穿衣服的……抱在一起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奶娘好笑的继续问着。

“然后？不是就这样而已吗？”裘昕歪着头不解的看着奶娘。

“你的意思是两个人不穿衣服抱着就叫做‘洞房花烛夜’？”奶娘重复了一遍。

“对呀！所以我烦嘛！如果明晚我和那新娘相拥而抱，你说这滑不滑稽？她又会怎想？搞不好她会纳闷她相公的身体竟是跟她一样的。”

她瞄了一眼自己的前胸，的确是平坦的没话说，那是因为她用了整整十二尺的长布捆绑的结果，若将它们松了开来，她还是与一般女子一样有着丰满浑圆的胸部。

“你是从哪儿听来，说新婚之夜要程袒而眠的？”奶娘记得自己不曾告诉过她这些，该不会是夫人在世前说漏嘴吧？

“是上回护院小李成亲时，他偷偷告诉我的，他还意犹未尽的表示，那一夜他抱着她老婆没穿衣服的身体，简直是爽呆了。奶娘，没穿衣服抱在一块儿会很爽吗？”裘昕天真的问。

奶娘听他有此一问，眼珠子差点掉下来，“以后别再